

一個陌生的蛋

卡·烏欣斯基著



少年兒童出版社

一個陌生的蛋

克·烏欣斯基 著
鮑·條·萍 譯
恩·彼特羅娃 畫



少年兒童出版社

К. УШИНСКИЙ
РАССКАЗЫ И СКАЗКИ
Детгиз 1947

書號：譯 2007 34 開本 11 千字 定價 1,400 元

一個陌生的蛋 (中·高)

著者 克·烏 欣 斯 基
譯者 鮑 倏 萍
繪圖者 恩·彼 得 羅 娃
出版者 少年兒童出版社
上海延安西路一五三八號
印刷者 上海市印刷二廠
總經售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上海南京西路一號

中華版印 4000 本社1953年7月重印
1954年2月2版 印數 6001—1202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肆號

一個陌生的蛋

克·烏欣斯基 著
鮑·條·萍 譯
恩·彼特羅娃 畫



少年兒童出版社

寫在前面

許多年前，俄國有一位優秀的教師，名叫克·烏欣斯基。他生於一八二七年，在一個叫做北新城的小城裏度過了幼年 and 青年的時代。他在這個城裏讀過書，後來在莫斯科讀完了大學。

烏欣斯基常常這樣說：「我平生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更多地給我的祖國服務。」

烏欣斯基認為俄羅斯人民的教育是偉大的重要事業，他要終身全心全意地努力為俄國多多設立着學校，並且使得一般俄羅斯人民的孩子們，都能够在這些學校裏讀書。

他曾經在學校裏教育兒童好多年，也曾經給兒童們編過「兒童的世界」和「國語」等課本。

烏欣斯基在這些書裏，把人民的生活與勞動和自然界的奇妙告訴了小讀者，並且說明圍繞着我們的世界多麼偉大，多麼千變萬化的複雜。他教兒童熱愛祖國和祖國的語言。

烏欣斯基的一生是很艱苦的。沙皇政府不贊助他的工作。在他死的前幾年，黑暗的社會就不容許這位俄羅斯的偉大的人民教育家在學校裏教育兒童了。他死於一八七〇年。

陳伯吹

一個陌生的蛋

目錄

冬婆婆的故事	四
狐狸和山羊	六
兩隻山羊	八
懂事的熊	九
馬和驢	一一
蝮蛇	一二

一個陌生的蛋	一五
鷹和貓	一八
熊和木頭	一九
要學會「等一下」	二〇
獨眼惡魔	二二
鶴和鸞鷲	二六



小孩子和走獸們都不怕冬。

冬婆婆的故事

冬婆婆發了狠：她想虐待所有的生物。她第一要懲罰鳥兒：牠們吱吱喳喳叫得她實在厭煩。

冬把寒氣吹來，刮掉森林裏的樹葉，把它們攤得滿地。鳥兒們沒地方住，一羣羣聚攏來動腦筋。牠們集合起來，叫着，飛向高山，飛向綠海，飛到溫暖的地方去了。麻雀留下來沒走，也就躲到屋簷下面去了。

冬看到她趕不上鳥兒：就去對付走獸。她把雪蓋住了田野，在樹林裏積起雪堆來，替樹罩上一層冰皮，還把一陣一陣的寒流推過來。寒流一陣比一陣來得厲害，穿過一棵一棵的樅樹，還把它們凍得裂開，來嚇唬走獸。走獸並沒有怕：有些有着暖和的毛皮，還有些躲進深洞裏去，松

鼠在樹洞裏啃着松子；熊在洞裏舔掌；小兔子跳着在取暖；馬呀、牛呀、羊呀早就在暖和的畜欄裏，啃着儲備好的稻草，喝着溫和的飲料。

冬越發的懊惱——她就向魚去報復：把一陣一陣的寒流推過去，一陣還比一陣兇。寒流橫衝直撞，拿着槌子沈重地打着：闊也好，狹也好，湖裏，河裏都築成了橋樑，河和湖都凍上了，可是只是上面；魚都游到底下去因為在冰層下面越發的溫暖。

呀，算了吧。冬想：我去找人吧，一陣一陣的寒流推過去，一陣還比一陣厲害。寒流把冰花結滿在窗框上，衝到牆上，衝進門去，屋樑好像都要斷了。可是人們生起火爐，烤好熱氣騰騰的薄餅，還在取笑冬天哩。有人要到樹林裏去砍柴，他就穿上了皮毛的外套、氈靴、暖和的手套；當他用斧頭砍的時候，汗還要淌下來啦。在路上，好像在取笑冬天一樣，車子在開着：馬身上熱氣騰騰，車夫踏踏脚，拍拍手套，聳聳肩膀，還說冷得好哩。

冬覺得最可恥的，是連小孩子們——他們都不怕她，他們坐在雪橇和小橇

上滑冰，玩雪啦，做雪人啦，堆雪山啦，灑水啦，還向着寒流在喊：「來幫忙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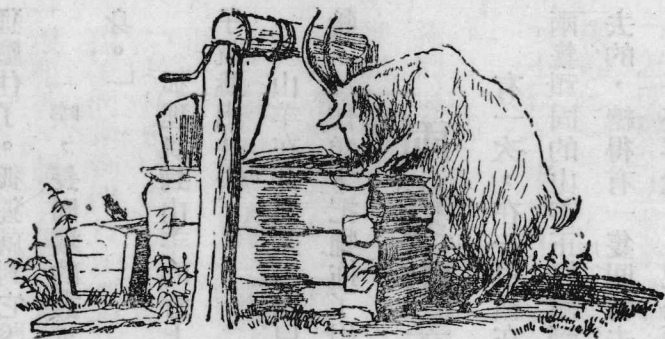
冬恨得在一個小孩子的耳朵上刺了一下，在另一個鼻子上刺了一下，他們的耳朵和鼻子都發白了；可是孩子抓了一把雪，就擦起來了，他們的臉也就紅得跟火一樣。

冬看到她怎麼也不行了，恨得哭了起來。冬的眼淚從屋簷上淌下來的時候，那就是春天已經不遠啦。（譯者註：寒帶地方，冬天是一片冰雪，在我們東北和新疆的北部，就是這樣的天氣。等到冰雪開始溶解的時候，那就是春天已經快到了。）

狐狸和山羊

一隻狐狸跑着，眼睛盯住一羣烏鴉，突然掉到井裏去了。井裏的水並不多，不會淹死，可是也跳不出來。

狐狸坐着，發着愁。



山羊說：「小狐狸，你在做什麼？」

一隻山羊走過來，頭腦是聰明的，鬍鬚一擺一擺的，小角一搖一搖地走攏來，無聊地朝井裏瞅了一眼，看到井裏的狐狸，就問道：

「小狐狸，你在那裏做什麼？」

「親愛的，我在休息呢。」狐狸回答說。

「上面熱，我就到這裏來啦。這裏多陰涼，真好呀！水是涼的——要多少，有多少。」

山羊早就想着喝水。

山羊問：「水好嗎？」

「真好呀！」狐狸回答說。「清爽，冰涼。你要的話，就跳下來；這裏夠咱們倆的地方。」

山羊「咚」一下跳了下去，差一點兒把狐

狸壓住了。狐狸就對它說：

「唉，長鬚鬚的蠢貨，連跳都不會，濺了我滿身。」

狐狸跳到山羊的背上，從背上跳到角上，一下子就跳出井去了。

山羊在井裏差一點兒餓死，人家好容易找到牠。拉住角才把牠拖了出來。

兩隻山羊

有一次，在一根橫在小溪上的狹窄的木柱上，兩隻頑固的山羊正好碰到。兩隻羊同時走是走不過去的，總得有一隻回轉去等着，好讓出一條路來。

一隻羊說：「把路讓給我。」



「怎麼啦，去你的，好大的架子！」另一隻羊回答說。「你往後退！我是先上橋的。」

「不行，老弟！我年紀比你大上好幾歲哩，我還讓你這孩子，沒有的事！」

牠們連想都沒有想清楚，就把額對着額，角對着角，細細的蹄抵在木柱上，打起架來了。

可是木柱是濕的：兩隻頑固的山羊一滑，就一直滾到水裏去了。

懂事的熊

「孩子們！孩子們！」保姆在叫着。「去看熊吧。」

孩子們跑到門口，那兒已經聚攏了許多的人。一個下城的鄉下人，手裏拿着一根粗棒，提住熊的鏈條；一個小孩子在等着敲起鼓來。

「喂，米沙（熊的小名），」下城人用鏈條把熊拉了一下說。「立起來，



熊向着左右兩邊鞠起躬來。

站高些，從一邊到一邊地轉過來，向好人們鞠個躬，做點給小寶寶們看看。」

熊哼了一聲，不願意地用後腳站起來，一脚一脚地轉着，向着左右兩邊鞠起躬來。

「喂，米沙，」下城人繼續着說。「做一個『小孩子偷豆』吧：乾的地方——爬着走；濕的地方——跪着走。」

米沙就爬着，肚子伏在地上，用掌划着，好像是在摘豆。

「喂，米沙，做一個『老婆婆上工去』。」熊一會兒走着，又停着，望望後邊，用掌來搔搔耳朵。

熊好多次顯出憤怒的樣子，哼着，不願意站

起來；可是繫在它嘴唇上的鏈條的鐵環，和主人手裏的粗棒，逼着可憐的走獸服從。熊把所有的玩意兒做完以後，下城人就說：

「喂，米沙！現在一脚一脚地轉過來，向好人們鞠躬，不要懶惰，身子彎得低些！要人家高興，拿着帽子吧：給了麵包，你就吃了；給了錢，就拿給我！」

熊兩隻前掌拿着帽子走過去，在觀衆前面兜了一個圈子。孩子們給了一毛錢；他們心裏真是憐惜這隻可憐的米沙：從繫着環的嘴唇上，血在淌哩。

馬和驢

一匹什麼也沒有揹的健壯的馬，和一頭馱得很重的驢子，跟着牠們的主人在路上走。

「親愛的馬，」驢子說。「你把我馱的拿一些兒過去吧，我重得透不過氣來啦！」

馬驕傲地拒絕了。可憐的驢子嘆了口氣，沒有法子，慢慢地向前走；可是走了還不到一里，站不住了，倒下來，死了。主人到這時候才知道，他白白地寵着這匹年青健壯的馬，對於那隻可憐的驢子實在是太不公平。主人心裏有點難過，怪着自己；可是沒有法子，還得朝前走。

他就把驢子馱着的東西，放在那匹驕傲的馬的背上，還加上驢子的皮，因為他不願意把驢子的皮，白白地扔在路上。

蝮蛇

在我們的村子四周的小路上和潮濕的地方，有着不少的蛇。我說的不是草蛇，對於沒有毒的草蛇，我們早就習慣了的，也不肯用蛇去稱呼牠了。牠嘴裏有不大的銳利的牙齒，牠捉耗子，也捉鳥兒；就是牠在皮膚上咬一口，因為牠的牙齒裏



可憐的驢子嘆了一口氣。

沒有毒，所以根本沒有關係的。

草蛇在我們那兒很多，特別是打穀場附近放着糞草堆的地方：太陽一曬熱，牠們就從那兒爬出來；你走攏去，牠們就伸出舌頭來，可是蛇咬人不是用舌頭的。就是廚房裏的地板下面也有草蛇，有時候小孩子坐在地板上喝牛奶，牠們就爬出來，把頭伸到碗邊，孩子們就用匙去打牠們的頭。

我們這兒並不是光有草蛇，也有毒蛇，黑黝黝的，大的，沒有草蛇頭上那些黃色的條紋。這種蛇，在我們這兒叫做蝮蛇（是一種毒蛇，俗名是土虺蛇）。

蝮蛇時常把牲畜咬傷，假使來不及去叫村裏的奧赫林老公公，他是知道醫治毒蛇咬傷的藥的；那末，可憐的牲畜就會脹得和山一樣大，一定要死掉。我們有一個小孩子就是給毒蛇咬死的。蝮蛇在他肩膀近旁咬了一口，在奧赫林還沒有來的時候，已經從臂膀腫到頭頸和胸部：小孩子滾來滾去，說着亂話，過兩天就死了。

我在小的時候，聽到不少蝮蛇的故事，對牠們怕得要命，好像覺得自己也



一條大蝮蛇翹起尾巴，正向着我爬來。

會碰到危險的蝮蛇。

我們園子後面，已經割過草了，那兒的乾壑裏，每年春天溪水在流着，夏天却是有些乾燥，生着叢密的長草。每次割草，對於我好像是過節，特別是草一堆堆地堆了起來。只要女農人不讓我弄亂草堆，來趕走我的話，我就在割過草的地上奔跑，全身跳到草堆裏，在噴香的草裏打滾。

正是這一次，我跑着，還翻着筋斗：女農人不在，割草的人走遠了，只有我們的大黑狗勃洛克蹲在草堆上啃骨頭。我在一個草堆裏翻筋斗，在裏面翻了兩個，一下子嚇得跳了起來。一樣冷冰冰的、滑溜溜的東西碰在我的手上。我的頭腦裏馬上想到了蝮蛇，就是嗎？我所害怕的一條大蝮蛇，翹起尾巴，正向着